

《望岩》中的记忆书写与身份认同

李明娟

西北师范大学, 中国·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美籍华裔女作家伍慧明在美国文坛上备受瞩目, 其作品《望岩》讲述了杰克在“坦白运动”中命运的跌宕起伏。小说以一个局内人的角度, 从个人, 家庭的历史透视了整个族群的历史, 本文旨在采用与记忆相关的理论, 分析美国华人通过个人记忆来疗愈创伤之痛, 通过家族记忆来找回文化之根, 以及通过文化记忆实现了身份认同。

【关键词】《望岩》; 集体记忆; 文化记忆; 身份认同

文化记忆是“人类记忆的外在维度, 它既可以被理解成是一个过程, 即记忆在文化概念上的保存、传承和延续的过程; 同时又可以被理解成是一种结果, 即被筛选、解释和重构之后的结果”(扬·阿斯曼, 2015: 13)。对于身处异乡的美国华裔来说, 文化记忆成为了他们在当下社会对于永久过去的集体理解和集体建构, 它为自我身份定位, 并通过一个共享的过去来巩固集体身份认同。

1 个体记忆—疗愈创伤之痛

“记忆不仅重构着过去, 而且组织者当下和未来”(扬·阿斯曼, 2015: 131), 个体保存着对自己生活的各个时期的记忆, 这些记忆不停的再现; 通过它们, 个体的认同感得以众生长存。个体能够从美好的记忆中获取某种力量, 以此来疗愈身体创伤, 抚慰心灵之痛。小说中的主人公杰克为获得渴望已久的爱情去参加了“坦白运动”, 可悲的是他的坦白非但没有为自己带来爱情, 反而为此失去美国国籍, 最后惨遭报复, 一只手臂被废, 在他被人拎着脖领子拽了起来, 两条腿被人扔到剁肉的台子上的时候, 杰克的脑子里回想起了他妈妈带着他过河的情景。妈妈告诉他, “你要相信这块岩石, 要腾空你的心, 把恐惧在岩石上摔碎。就像河神一样, 你要向自然低头, 要面对恐惧, 相信恐惧, 向那块岩石驶去。”(伍慧明, 2012: 118) 在杰克的回忆里, 母亲的声音像翅膀一样在他的心里回荡, 清空了他内心的悲伤。在遭受身体创伤的巨大痛苦之下, 杰克通过重拾儿时记忆, 重振信心, 敢于直面眼前的困境, 此时, 他妈妈带给他的美好回忆仿佛让他忘记了暂时的肉体之痛, 这种来自童年印象的形象回忆, 给当下的杰克构建起了一个心理屏障, 他可以通过母亲对自己爱的回忆, 展现出记忆的强大力量。

另外, 记忆不仅能够缓解身体创伤, 更能治愈杰克的心理创伤, 而且, 这个美好的爱的记忆也会贯穿杰克的一生, 带给他源源不断的力量, 让他去抵御现实带给他的

任何伤痛。杰克在有了自己的女儿之后, 他母亲留给他的记忆也一直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他与女儿之间的相处之道。“就像我母亲带我过河, 给了我一个新家一样, 现在我也站在了一条新的路上。我不想让女儿对我的过去负任何责任, 不管我经历了什么都不需要她去反思。她没有必要知道我是怎样生活过来的, 她在自己的生活中会遇到让自己伤心的事情。”(伍慧明, 2012: 204) 他也想让女儿站在新的道路去过新的生活。

2 家族记忆—找回文化之根

家庭是个体记忆形成的重要场所, 是零散的个体记忆信息汇入社会记忆, 文化记忆的场所。在真人的安排下, 维达去了父亲最初的老家, 在那里, 她确认了自己的血缘关系, 在抽屉里的练习本上, 他找到了父亲的假名字以及为了移民美国要记住的谎话, 此时, 她终于理解到故国对于父亲的真正含义。“每次爸爸灰心的时候, 他都威胁要回中国。来到中国我才真正明白他的意思: 回中国就是要回到母亲的怀抱。”(伍慧明, 2012: 224) 通过追溯, 维达找回了父亲的家族血缘, 找回了父亲的身份之“根”。同时, 这也是自己的血缘之根, 作为第二代华裔, 维达一方面接受着美国的主流文化, 一方面受父辈灌输的中国文化, 她是在两种文化交汇的环境中长大的, 在两种文化的博弈中, 她必须审视自己的地位, 重新构建自己的文化身份, 而且为了让父亲更好的在美国社会中立足, 使父亲的移民身份合法化。最后, 维达运用她的家族故事去帮父亲入籍, 在坦白的过程中, 杰克获得了心灵上的救赎与解脱, 也获得了把握现在和面向未来的底气。

另外, 名字是标识家族体系的最明显直接的符号, 认为“没有什么比名字能更好地显示出记忆的了。”(哈布瓦赫, 2002: 123) 小说中杰克以“契纸儿子”的身份进入美国, 杰克·满·司徒是杰克买来的名字, 是他赖以谋生的名字。所以, 从他进入美国的那一刻起, 他的身份认

同就是缺失的, 爱情上的受挫, 身体上的伤痛带给他的创伤是他迷失自我, 缺乏主体认同感的原因之一, 遭遇一系列的挫折与磨难后, 在最后的坦白计划中, 当官员问及两个名字中他想要哪个名字的时候, 杰克回答道: “两个都要, 两个都是我的名字”, 杰克的这一举动表明他在他的内心深处, 他对于自己作为中国人和移民的双重身份都是认同的, 这也间接说明中华文化与美国文化并非格格不入, 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记忆, 找到自己的身份属性, 构建起一种文化共同体的公民形象。

3 文化记忆—重构华裔身份

“文化记忆并不是单一地附着在文本上, 而是还可以附着在舞蹈, 竞赛, 仪式, 面具, 图像, 韵律, 乐曲, 饮食, 空间和地点, 服饰装扮, 文身饰物, 武器之上。” (扬·阿斯曼, 2015: 54)。生活在唐人街的华裔美国人也正是不断运用这些浓厚的文化记忆元素用以构建当下, 成为他们在美国主流文化中寻找出路, 避免迷失自我以确立自我认同的途径。“在温特沃斯巷的音乐俱乐部, 每回路易拉《二泉映月》的时候, 就连老头儿们都会变得眼泪汪汪的”。(伍慧明, 2012: 45)《二泉映月》是中国民族音乐文化宝库中一首享誉海内外的优秀作品, 是中国民间器乐创作曲目中的瑰宝之一, 它深深的烙上了中国的文化印记。华裔美国人生活在两种文化的交汇中, 一方面受到主流文化的排挤, 努力想要融入他们的生活, 与此同时, 他们的故国情思又深深的牵动着他们, 举目无亲的迷茫与孤独萦绕在每个人心中, 他们无处宣泄自己的思乡之情, 无法诉说自己对故国深深的依恋之前, 使得他们的集体认同感也无法获得。如此一来。“乐曲”这种文化记忆在增强集体认同感中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听一首乐曲就能勾起老一辈华人们对于往昔深深的回忆和眷恋。他们在异国他乡通过一首乐曲找到了精神上的共鸣。这使得华裔美国人成功构建起了自己的文化身份, 保留华裔身份中的中华传统与吸收美国主流文化并不是格格不入的, 在异国他乡能够通过记忆的唤醒来构建新的文化认同, 这是美国华人在海外扎根, 寻求归属感的一种有利方式。

除了承载中华传统文化印记的乐曲外, 有关中国记忆的文字和语言符号等民族集体记忆的象征性符号如经典著作也成了华人移民在异国他乡寻求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我看到女儿的样子就像我第一次看到她母亲在巨星剧院的样子似的, 虽然只是个买票的女孩, 但她却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一样热衷于浪漫的事。伊琳则像是《水浒传》里一个无畏的勇士。她拿着抖动的剑指着鬼魂般的敌人。”

”(伍慧明, 2012: 90) 杰克在初见乔伊斯时就联想到了《红楼梦》, 觉得她应该去演这出悲剧电影的主角, 而不是在那儿卖电影票, 曹雪芹笔下的林黛玉是一个绝顶聪明, 知书达理同时又多愁善感, 敏感多情的人, 杰克通过对乔伊斯和伊琳的对比再现两部中国古代经典名著, 体现出拥有民族记忆的中国文化在美国华人心中的烙印之深, 作为中国经典的文学作品, 四大名著陪着好几代人一路成长, 书里的人物, 内容早已融入中国人的血液里, 成为不可磨灭的记忆, 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最有代表性和辨识度的一部分, 杰克通过对这些浓厚的具有文化记忆的元素回忆, 反映出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与热爱, 同时证明了传统文化在华裔美国人身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生活在文化夹缝中的每一个华人都可以通过这种回忆的形式来获得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

4 结语

尽管华裔美国人处境艰难, 受到主流文化的排挤, 处于自我迷失的边缘, 但他们仍然运用故国文化的记忆重塑自己的文化身份, 在自己的的文化中坚定信念, 面对主流文化时守着自己的文化传统, 免于中华文化在美国主流文化的盛行中消失于无形之中, 通过个体记忆, 杰克获得了爱的救赎; 通过书写家族记忆, 华裔美国人找回了身份之根; 通过文化记忆书写, 华人重拾了个体自我, 实现了自我身份认同。

参考文献:

- [1] 姜珊, 2021, 伍慧明《望岩》中的记忆与身份重构的关系[D], 东北林业大学.
- [2] 金寿福, 2017, 《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J], 外国语文, 2017(02), 36-40.
- [3] 莫里斯·哈布瓦赫, 2002, 《论集体记忆》[M], 毕然、郭金华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 [4] 马慈, 2022, 《日用家当》中的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J],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22(01), 275-282.
- [5] 伍慧明, 2012, 《望岩》[M], 陆薇译,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6] 扬·阿斯曼, 2015, 《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M], 金寿福, 黄晓晨译, 北京大学出版.
- [7] 张彩霞, 2018, 《美国华裔文学中的记忆书写与身份认同》[J], 河南社会科学, 2018(08).
- [8] 赵静蓉, 2015, 《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